

漢陽災區速寫

自漢口水位猛漲，張公堤告險以來，武漢兩市，人心惶惶，若大難之將至。誠然，禍至無日，值得吾人憂慮，惟漢陽一處，地稍偏僻，此次大水，早已成災。因武漢市民，處此危急萬分之時，自救不暇，焉有餘力扶助他人？故漢陽未能多得各方救濟，抑且消息之傳播遲緩，而更未為各方所留意。七月十九日省黨部委員艾毓英氏，率領職員賀繼僧，魏紹微，葉桐等，並攜帶饑頭藥品多件，親往視察，並作賑濟。詳情如下：

進襄河

立呈慘象

艾氏等昨晨八時，由武昌漢陽門下碼頭乘輪出發，首渡長江，進入襄河，首先現入吾人眼簾者，即為上游浮下之馬尸，其毛已被洗去，呈灰白色，雖係牲畜，遭非命則一也，見其狀，則此次襄水之猛，亦可概見。

漢陽縣

是抱蛋兒

漢陽此次被災之重，與二十年尤過之，沿襄河岸之漢陽街道，水深丈餘，城內亦幾無陸地。划子往來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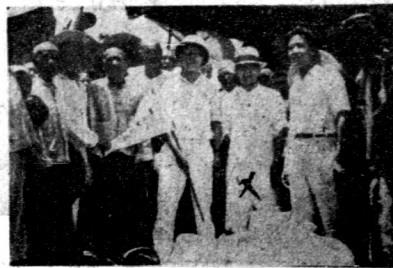
水災視察專刊 漢陽災區速寫

獨小巷，毫無困難，住民棲于樓上，日晒水蒸，痛苦不堪言狀，更因生產無術，人民久已枵腹，政府機關，及慈善團體，雖有救濟，但總

← 郭司口災區情形



← 艾委員在漢陽郭司口散放饑頭



不及防守張公堤搶救武惠開來得吃緊。所以有人說：漢口是大兒子，武昌是幺兒子，漢陽是抱蛋兒。鄂俗語養子之謂。倒也有幾分不錯！

火藥廠

國旗高掛

火藥廠位漢陽之南，地勢較高，雖當襄水入口之衝，廠內依然無恙，門口所浸之水，亦不過一尺。故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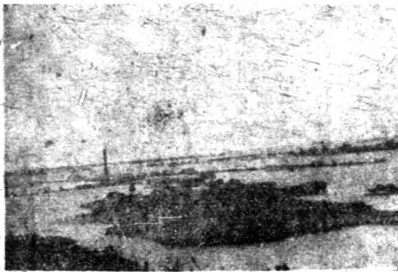
前之國旗，仍高掛空中，在烈日之下，隨風飄揚，隱示我大中華民族，雖歷在外患內憂天災相互煎迫之下，仍在昂首邁進，并且好像在說：朋友，努力吧！總有一天是我們的日子！

郭司口

遍地哀鴻

由火藥廠過赫山，船行數里，郭司口碼頭在焉。該地平時為一繁華之

市鎮，此次慘經水患，早成澤國，房屋滅頂，人煙絕跡，所幸郭司口後，為一大山，故災民羣集山上，即襄河對岸漢口十六署所屬之崔家墩，韓家墩，蕭家墩，周家墩，曾家墩，江家墩等地，大部被災人民，亦均避難至此，誠所謂遍地哀鴻也。



郭司口一帶淹沒情形

發饅頭

災民踴躍

該地災民約三千人，真所謂「穿在身上，吃在口裏

」，既無存款，復無存糧，賴以生存者，均望各方

施賑，故余等抵岸時，災

民見滿船饅頭，無不雀躍

三百，有老婦嘆曰：「阿

彌陀佛，你們真是善人！」

搭棚居

慘不忍睹

時日尙暫，幸不多見有鳩形鵠面者。唯因日晒夜露，彼等身體之前途，吾人可從想象中得知。

災民談

洪水猛獸

據該地災民談：此次水災，較民國二十年為尤甚，因民國二十年之水勢較慢，各住戶之存糧，家具等件



郭司口之災民

，尙能從容救出，此次水勢，異常兇猛，水頭不是一丈有餘，起頭也有幾尺，救命不暇，那有餘暇救東西呢？言下唏噓，吾人只有一掬同情之淚。

琴斷口

冲洗一空

沿鄂河口湖河上駛，抵琴斷口，該地爲一小鎮，約五百餘戶，房屋原甚整齊，至今全被洪水冲洗一空，

居民蓬居何家灣背後，即仙女山，登山一望，平原盡成澤國

，山下爲位於千湖境與欄江堤端之三眼橋。該鎮與附近數十村落，除樹杪與少數屋楹外，別無所見。受災情況，更爲慘酷，災民近萬數，尤因該兩堤堤身甚高，該區與附近民衆以爲安全，故將糧食用品及牲畜等遷於堤上，詎水勢過猛，漫堤而過，遂成巨浸。巡視畢，太陽已西下，艾委員等乃率各員返省，並準于今晨再赴天門等地云。

× × × ×

襄河沿岸水災觀察記

武漢六黨鄂水災賑務團，推省黨部委員艾毓英，於七月十九出發襄河沿岸各縣。觀察水災情形，並攜帶藥品等件，沿途賑賑，茲將觀察紀略如左：

由漢口至蔡甸

我們這一羣，一共四人——艾毓英，賀慈僧，魏紹徽，周永祺，——於七月十九日下午由武昌啟程，承行營派同仁小輪在漢陽門相候，上輪後，橫渡長江，一直向襄河前進；襄河的水，還是同昨天所看見的一樣，浩浩蕩蕩的向長江奔流而來，祇見兩岸住房，完全浸在水中，尤其是靠在河邊那些又矮又小的房子，簡直連屋頂淹沒了。潮流直入，到了赫山，發見有無數的楊柳，站立在水中搖曳與水掙扎，那就是有名的漢陽火藥廠的外景。赫山頂上的茅蓬，比較前天來發麵包的時候，又要增加了一些。船戶告訴我們，那是遠處逃難的災民都跑來了，將來也許還要增加的。再上去，就是郭河口，與漢口的張公堤遙遙相對。站在船頭上一望，堤外與堤內的風景，就完全不同。堤子以內，禾苗正秀，綠成一片

；堤以外，則一片汪洋，僅僅一堤之隔，苦樂的情形，可說是判若天壤。無數的紅磚公司，下半截都完全被水淹沒了，但屋頂上却還是有人往來。我們的艾委員是漢陽道地的老鄉，對於當地的情形特別知道得清楚，在船頭上遙指著遠處地那一座上面建有廟宇的高山，發出了無窮的感喟，原來那座山的底下，即是他祖宗墳墓地之所在；可是現在則除山以外，就完全是水了。這種淒慘的情景，簡直沒有方法可以形容。假使在這水的當中，沒有幾幢破盪不堪的房子撐着，那我們簡直不知道這是被淹沒的農田，幾隻輪船是在洞庭湖中行駛，同時艾氏又告訴我們，漢陽全縣的地形，以襄河為界，分為南北兩鄉，北鄉與漢口接壤，地勢比較平坦；南鄉則在襄河南岸，山地較多，但現在則南北兩鄉，都已完全被淹，南鄉方面，還能看得見幾座山；北鄉則一望無涯，悉成水國。沿襄河靠南鄉方面，還有堤垸露出，這些堤垸，便是堤內災民棲息之所，有些還搭有臨時的蓬蓋，有些則在火傘高張之下，飽受火陽蒸曬，牢守着那幾件破爛不堪的東西，死也不肯走。最可笑的，是那些一堆一堆的破爛不堪的東西之

中，竟有無數的偶像在堤境上陳列着，其中有一位我們看得最清晰的，是如太陽一樣紅臉的關公與手中抱着一個小孩子的送子娘娘，從此我們可想見鄉民迷信觀念，是多麼的濃厚了。行行重行行，將近黃昏時候，船靠攏在蔡甸，蔡甸是漢陽縣境內著名的市鎮，在厘金還沒有撤廢的時候，據說單是每月的釐金收入，可達四百萬元，因為漢陽上游一切運赴武漢的貨物，都要經過蔡甸，其收入之大，於此可以想見。市鎮商戶。約千五百家，以糧食雜貨業爲最多，沿河本築有堤決的口上，有好幾十幢房子，被水沖毀，死人多少，此刻還不知其詳。現在那些商店，一起都搬到了離市約半里路的一個土阜上面居住。這個土阜，便成了他們的新市場，人煙稠密，貨物堆積，穢臭不可嚥通！好在內政部衛生署武漢防疫檢查所，已派有防疫注射隊到埠，實行注射工作。又江漢關方面除運送大批慢頭施賑外，並有關醫周明玉率有醫士看護多人，前來施診。不然，則衛生前途是很可慮的！

——由蔡甸至漢川——

水災觀察專刊 襄河沿岸水災觀察記

○……○ 到漢 川去

二十日上午九時半，我們由蔡甸開船，據船上的工人說，蔡甸到漢川，水程計程一百二十里，但陸路則僅有五十里，中間所經過的地方，爲金牛山，新滯，朗頭，等處，金牛山離蔡甸僅五里，山的底下，原來是一個廣闊的平原，但現在則已成澤國，這就是有名的漢陽西湖垸，這個垸子，是漢陽的精華所在，垸長數十里，這次的被淹，一方面固然是水頭太急，水浪太高，但同時也是由於搶救不力所致，自這個垸子破了以後，整個的漢陽南鄉田地，可算完了。過此上去，就是新滯，這都是靠襄河沿岸的小市鎮，可是現在除堤埂稍微露出一點，在水面之外，其餘房屋田地，統統浸在水中，有些露出在水外的屋頂，從遠望去，正不知是船篷還是房屋，從新滯到朗頭是屬漢川境界，北岸方面，也是通被水淹了，祇有嶺南岸這一邊，尚有一處未有水淹的地方，這是我們由武昌開船一百八十里水路之中，所見到的唯一的一塊陸地，可惜地段并不很寬，現在尚有無數的農夫，很忙碌的在那裏修築新堤，說也奇怪，據說這個垸子，在歷次大水中，總是首先被水沖毀，而這次居然能够保存，可見越要搶救得力，人力是未必不可以戰勝天然的，